

## 老保姆

□小面

## 最好是老伴

□徐俊霞

父亲一天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,被一辆摩托车撞了,右腿骨折,弟弟接他到城里医院动了手术,右腿膝盖处打了锁定钢板,装了人造骨头。手术当天麻醉期过了之后,父亲疼痛难忍、彻夜难眠,我和弟弟都无计可施。母亲是父亲手术第二天中午从老家赶来的,弟弟下楼去接母亲的时候,我刚从家里拎着饭盒来到病房,父亲见了我欢喜地说:“你妈来了。”父亲住院4天以来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父亲疼痛的时候,母亲握住他的手,他似乎就不那么痛了。病中的父亲特别虚弱,一条腿不能动弹,半边身子输液输到麻木,连生活都无法自理,脸上胡子拉碴,这让爱干净的他非常痛苦。母亲给他洗脸、洗脚、擦身,给他涂剃须膏刮胡子,给他一勺一勺地喂饭、喂水,父亲一点点恢复了元气,紧皱的眉头舒展开,脸色也红润起来。

父亲一向是个要强的人,自己能做的事从来不麻烦别人。手术前,他一个人拖着一条伤腿去卫生间洗漱、方便,但手术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解决,这让他非常不习惯。尤其是大小便,他能忍就忍,很少叫我和弟弟帮忙。母亲在他跟前就不一样,他只要一个眼神,母亲就知道他要做什么。

父亲的伤腿需要换药,大夫一挨近父亲的伤口,父亲就喊疼。母亲赶紧把他的脸别过来,像抱住婴儿一样抱住他的头,即便这样,父亲还是疼得出了一脑门子汗。久卧病床的人容易便秘,父亲行动不便、大便不通,浑身不舒服,母亲就用手蘸着芝麻油一点点地抠。父亲每次会出一身汗,母亲也累得汗流浹背。

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,父亲一会儿说腰疼,一会儿说脚肿,一会儿要躺下,一会儿要坐起来……母亲一会儿给他按摩腰部,一会儿给他按摩双脚,一会儿把病床摇上去,一会儿把病床摇下来……父亲白天折腾,夜里也不消停,他在病床上一有风吹草动,睡在折叠椅上的母亲就起来看他需要什么。

母亲毕竟也是60多岁的人了,陪床的折叠椅既窄又硬,弟弟睡了两宿,就嚷嚷着腰疼,何况母亲呢!

父亲平时不爱吃水果、不爱喝水,医生嘱咐手术后必须多喝水、多吃蔬菜水果,避免发烧、便秘、上火。母亲连哄带骂,像照顾幼儿一样尽量让父亲多吃一点多喝一点。母亲坐在父亲的床前,两人聊着天拉着呱,讲到开心处,父亲会咧嘴笑。

我们再孝顺,都不及母亲。在父亲住院的一个多月里,我每每见母亲自然体贴地照顾父亲吃喝拉撒,每每见父亲疼痛时母亲与他十指相扣,总是背转身泪流满面。

母亲瘫痪了,我们都跑不开,我爸一个人照顾不来,只好请保姆。

第一个应聘的保姆,高跟鞋、大红唇和不合年龄的卷花头,看见母亲有不易察觉的嫌恶。父亲态度坚决地说:“不要这个,不行。”第二个保姆还没开谈,听说让她住二楼,她不愿意了,嫌要爬楼。第三个要求双休,第四个……唉,找个保姆咋这么难呢?疲惫不堪的父亲快要绝望了。

邻居介绍了一个,说是干了很多年,很好,就是年纪大。我们急着找人,说先试试看,第二天刘大姐来了。

这刘大姐,我爸满意。说起来竟是我爸上过同一个学校,这就有话说了,我爸立刻拍了板:就是她了。

我们叫她刘阿姨,她很能干。听说和我母亲年龄相仿,可是差别太大了,别说母亲瘫痪在床,就是母亲生病之前,也不会有她的精神和干劲。

她的衣服可真多,我在摄像头里看她(摄像头早就有,为了远距离照看父母),一天换一套,和我们职业女性上班一样。我看到过她穿着鹅黄色的花衬衣为母亲擦洗身体、穿着青花瓷的连衣裙抱着母亲上轮椅、穿着黑白相间的短袖打扫卫生……

我的家渐渐明亮起来,有人给父亲做饭、有人给母亲穿衣,父亲终于不用没白没黑地苦熬苦熬了。

有一个周日,妹妹有事不能回娘家,想要请刘阿姨加个班,没想到她坚决不同意。再三请求,她终于说:她家有个小儿子,有点毛病,一周一次就等她回家做饭呢。

刘阿姨的身世令人扼腕。她也是农村人,生了两儿两女,丈夫走得早,她一个寡妇,受尽了生活的苦、人间的

气。两个女儿远嫁,大儿子得了暴病撒手了,媳妇要扔下孙子改嫁,是她哭着劝说,并且承诺孙子的生活费她来出,媳妇才带着孙子一起走了。本来指望小儿子的,小儿子又与人打架,脑袋打坏了,20多岁成了傻子。

刘阿姨是60多岁开始出来做保姆的,孙子的钱月月给;小儿子,她一周给他做一次肉饭,一次做一周,放在冰箱里,吃的时候热热。

说来奇怪,这样一个女人,这样的辛苦,却是不显老相。她穿着“职业装”从事家务劳动,她说,正装提醒她,她在工作,她不是闲散人,更不是享受他人照顾的“老人”,她有岗位,她在工作。

我的父亲是个性情中人,听到刘阿姨这样的遭遇,差点写出一曲《琵琶行》。弟弟说,城市的保姆过年过节要另外给些钱,以示关心和尊重。父亲如法炮制,最先到的是“五一”劳动节,他给刘阿姨包了200块钱,刘阿姨喜出望外。

请保姆后相处甚欢。白天保姆侍候我母亲;到夜里父亲一人负责,瘫痪的母亲嗷嗷乱叫,父亲一夜四五次起床照顾他的老伴——他的宝宝。有时候,我们叫父亲让保姆夜里起床。父亲说:“不能,白天黑夜连轴转,谁也受不了。请个肯出力的好保姆不容易,得悠着点用。”

刘阿姨和我们熟悉了以后,报了自己的真实年龄,虚岁78。我们倒抽了一口气,这个年龄?

父亲按月给她一沓厚厚的钱。有一次刘阿姨笑着问:“给我这么多钱,你心疼不?”父亲苦笑了:“不给你,你能愿意干这苦活吗?”

是呀,我们拿钱养着母亲,续着母亲的命;刘阿姨,又何尝不是拿钱续着自己和儿孙的命呢?

## 不预支焦虑

□王丽

我和老公在县城工作,日子倒也过得去。但近些年都有些焦虑,本来平静的日子忐忑不安。

这几年,购房热在小城持续发酵。再看身边的朋友,不论房价多贵都敢抢,一个个先后搬进了电梯房。我们开始也不为所动,反正新房还没住几年,孩子也小不着急。但身边的朋友都在购房,也不免看在眼里、急在心上。在忐忑中也看了几处电梯房,无奈下手太晚只好作罢。只是每次看朋友圈晒的各种购房图片,不由得有点焦虑起来。

孩子明年就读高中了,学习任务非常重。能考上重点高中是许多家长的期望,带着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,成为小城里周末特别扎眼的风景。有的白天补了晚上接着补,孩子每个星期只放半天假。我们开始没打算让孩子补课的,她成绩还可以,没必要学得那么辛苦。但后来听说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在补课,再想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也只好跟风了,给孩子报了一个理科强化班。一向对孩子成绩自信的我们,在补课大潮前变得焦虑起来,生怕孩子落在了千军万马的后面。以后还有3年高中,还有多少课要补

习?一想到不禁胆战心惊。

老公听有些家长说,等孩子初中毕业送到旁边的大城市去读高中,说那里教学质量高,上重点大学有保障,有不少家长都在联系学校。我经不住大家劝说,也去某地跑了几趟,结果是那些学校招生有各种限制,并不是有人说的那样随随便便出了钱就可以去读的。

就这样,一直不太焦虑的我们,在生活的大潮中开始变得焦虑起来,而且越来越焦虑。国家开始整顿教育培训行业,也让我们的心平静了一点,决定看看情况再说。

我们回老家看父母,遇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老太太。她90多了,精神还是那么好,耳聪目明。“老奶奶,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啊?”我们好奇地问。“莫操心,莫呕无用的气,把眼前的每一天过舒坦就好了。”老奶奶开心地说。“那您不担心,哪天突然睡过去了啊?”我打趣地问。“那就更不用操心了,睡过去了还知道什么?”老奶奶说完,瘪着嘴巴乐呵呵地笑着。

记得有本书上说过,一个爱焦虑的人,百分之八十的操心都是多余的。未来还有未来,过好眼前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。

## 第一天开网约车

□吕海涛

听同事讲他拉顺风车赚钱的经历,我有点心动。同事教我下载软件、网上申请,终于通过了。我开始了第一次接单。

第一单是个男士。联系之后,赶紧出发接人。人生地不熟的,要不是手机有导航,我早成了“迷糊蛋”了。紧赶慢赶,20几分钟后,我还是找到了打车的乘客。他一见面就说:“我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了,以为你离我很近呢……”我赶紧解释,说自己是第一次接单,还不会怎么用。

男人平时自己开车,最近车在检修,所以只好叫顺风车。“你不用导航,我来指路。”一路上攀谈起来,就有了轻松的气氛。因为道路不熟悉,感觉过了好久才送他到了目的地。男人下车的时候说:“这一趟或许顾住油钱,但恐怕一包烟钱也赚不了。”乘客温和,我心安慰。这个第一单还算可以吧。

第二单,一个女士在电话里说:“你能不能多等20分钟?”我说:“可以吧,尽可能快些。”到了目的地,在车里等了很久,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女儿过来了,等了一会又来了一个小女孩,原来是两个女孩要去学校。

我在等车的时候,已经联系到两个顺路人,于是一路接她们。到处都在修路,避免不了堵车和绕远,终于接上最后一位乘客。原来4位乘客都是上学的女孩,分属两个学校。

孩子们都拿出自己的手机自得其乐,我也专心开车。然而还是遇到了堵车,车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往前挪。一个女孩抱怨起来:“为什么不走快车道啊?我们以前走快车道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。”我解释说自己路不熟,全然靠着导航走,请她多多包涵。

但这次堵得有点厉害。女孩禁不住又抱怨起来:“叔叔,你送我们回去吧。我现在饿得慌。”我说:“现在就是想回也转不回去了,只能往前走。坚持一下,好吗?”女孩不说话,但一会儿电话响了,是女孩的母亲,她的火气很大:“怎么搞的?孩子都不想去学了。你把她们先送去再回来接人不好吗?”我只有陪着笑脸说好话。

路终于通了,车上了快速通道,心情一下子就舒展了起来。那个女孩大约也是看到了希望,就自顾自玩手机,不再抱怨了。当我把其中的3个女孩送到她们学校门口的时候,我长长地舒了口气。不知道因为气闷还是紧张,我的头有些痛。

最后一个女孩下车了。第一天拉网约车,体验了一下“车夫”的不易。但为了增加收入,同时顺便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新鲜的内容,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。希望下一次拉活,我可以做得顺溜些。